短評

「影響」的影響

徐冬文

在當今貧血的電影界，能够看到「影響」雜誌以新血輪的姿態介入，心中感到無限的欽佩，但是看到卽期（第五期，六十二年元月份）內中的兩篇文章，站在一個同是熱愛電影的地位而言，有些話不得不說：

一、卓柏棠譯「沒有恐龍的世界——波丹諾維玆訪問錄」。近來譯作常有令人「髮指」之處，如「震盪衝擊事件」，卓柏棠先生的這篇譯作也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，如原文中之「The standard way to use an establishing shot, is to start with it（指遠景）, and then go to your close-ups.」譯爲「開始的時候用標準的方法去運用固定的鏡頭，然後用你的各種特寫。」（41頁），原意應爲「運鏡的標準方法是，首先用遠景……」，又如「We got a script done with two different sets of writers.」之譯爲「我們的劇本有兩個不同的佈景」，原意應爲「我們這一份劇本是由兩組作家聯合執筆而成」，僅此兩段之謬誤就足

以造成整段文字的誤解與不通，遑論其他？

二、但漢章「平心而論波丹諾維玆」。但漢章在文中指出，「最後一場電影」只是「爲賦新詞强說愁」、「矯揉造作虛有其表」，我以爲這與事實大有出入：首先說對於劇本上的偏差：全片的人物皆負有其各自的「導演意圖」，如「獅子山姆」表某種美國精神，痴童表無知（天眞），他們的生死皆已註定，決非爲賦新詞强說愁。其次關於技巧因襲部份：波丹諾維玆既非葛里菲士也非愛森斯坦，更沒有竊剽任何一位老導演的意念，只要技巧用得切當，足以自圓其說或造成更高一層意境都是創作。至於從「愛的大追踪」一片來論定波丹諾維玆愈發的不長進似乎是不必要的，因爲「愛的大追踪」是他的賣身職業下的產品，我們不必苛求他的片中「自我成分」，要從這兩部作品裏看出他的電影思想苗頭自然過早。

「影響」雜誌既是當前唯一的「血肉」電影雜誌，那麼幾位編者是否應該愼重其事以建立起其權威性呢？再說從事批評的態度應否先全盤接受再逐一挑剔其拙呢？否則就眞的是意氣用事了。此外，對中文片名之統一亦有待商榷，如港譯片名與臺譯片名之混用：「荒漠怪客赤手闖天涯」即是「牛郎血淚美人恩」，直譯片名與上映片名亦有別：「車夫」（Wagon Master）即是「原野神駒」，「沉默者」（The Quiet Man）即是「蓬門今始爲君開」等。